

漫画  
沈欣

扣心三问

名家走笔

无处不销魂

情怀

◎王耀成

大千世界,纷纭复杂。把简单的事情做成复杂,把复杂的事情做成简单,原是我们人类的本事。

最经典的当然要数老子,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。一二三,就把世界全部笼罩在内了。

当代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认为,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,顺序错不得。这三大问题是: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,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,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。

你看,这个世界说复杂也复杂,说简单也真是简单。但是梁漱溟先生的三大问题,的确涵盖了这个世界从人到物的一切的一切。这就是思想的力量,哲学的力量。

说到思想和哲学,你可能觉得过于抽象,那么我告诉更明了的:

有人说,每做一件事情前,请把自己的右手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左胸上,然后连问三声:“我应该怎样去做?”

问第一声时,让自己静心,作出最准确的是非判断;问第二声时,让自己用心,计划怎么去做,怎么才能做得更好;问第三声时,让自己动心,把全部的力气和智慧都投进去,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得最好。

还有的人说,做人必须把自己的心分成三份:一份是良心,一份是虚心,一份是爱心。

人有了良心,就有了准绳,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,哪些事情不可以做,世界上就会少很多的丑恶,多很多的美好;人有了虚心,就有了雅量,知道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,明白世界很小很小,心的海洋很大很大,装得下很多很多的东西;人有了爱心,就有了光亮,就有了温暖,就有了希望,即使在黑暗中行走也不觉得可怕,在逆境中跋涉也不会感到孤单。

◎胡敏娇

那年的春无限绵长。几日晴朗,似乎要直奔往夏里去了,一场雨,又悠悠地转回来,继续春。说起来,天气还是和旧日的历法契合。农历记事,是记忆里外婆的青布衣衫,旧而妥帖。曾经被郭文斌的《农历》迷住,近日,在当当一口气买了他的三本书。温良敦厚的旧日子,只能在文字里找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说不出的乏力,于是去看中医调理。医生写的诊断是虚劳,开了药,黄色纸张包裹着的中药包,拎在手里,很稳当的感觉。煎了来喝,虽有思想准备,还是禁不住战栗,不是苦,是说不出的涩。第二周,又去看中医。上周想找而没在的一位医生,这周在了,我径直走进去,仿佛很熟悉般地对她微笑。她大概被我这“你终于在在了”的笑弄蒙了,也一直看着我。办公室里拉着蓝色的遮阳帘,本就不明朗的光线更加阴柔、清凉。她安静地搭着我的脉,沉思。我则是恍惚,仿佛这是很熟悉的场景,多次经历,因此生出一种稳妥的近乎沉溺的感觉来,似乎这脉是可以永远这么搭下去的。我甚至觉得这屋里该是有一排排的中药柜,一种种药地捡出来,带着沉甸甸的香味。

平底鞋,白棉衣衫和亚麻花长裙,一个人走在路上,巷子边的香樟在阴的天色里默默低垂。风过,凉凉的,裙摆拂过脚踝,软而温暖。想起德富芦花在《梅雨时节》里说:“雨,下下停停,停停下下,鸦声蛙鸣,争唱雨晴。”真是音符般轻盈的文字。忽然雨骤,激起一片水雾。植物们,在湿润里,显得格外茂盛。城春草木深。有个孩子撑着伞走过来,哼着歌,反复只有一句,“爱我就抱抱我,抱抱我。”

晚饭后,天光微暮,爱人带我去一个地方看荷花。多年前去过,荷塘里有着飞檐的竹屋,农家乐的装饰。本不想去,又不好拂了他的好意。到了才发现荷塘还在,人迹已了于无。野意烂漫,让人惊喜。除了满池的莲叶田田,还有像极了芦苇的植物。暮色四起,乌云从极远处的山头缓缓游移而来,缝隙间却露着天空浅蓝的底色。有鸟飞过,发出悠远的鸣声。目光跟定了它盘旋,终于在远处山坡上歇息下来,原来是白鹭。莲未开,尖尖的骨朵,只有零星几朵半开着,不胜娇羞在凉风里。甚至有些荷叶也是刚刚长成,还卷着叶边,未曾打开。风从远处来,卷起我的裙角,他的衣摆,卷起一池叶的波澜。天渐渐暗下来,虫们快乐的鸣唱,是这夜色的荷塘里,最安宁的音乐。

## 112道班随记

◎小菜

那年夏天,老火、信封和我,相约去川藏线骑行。我们坐车赶到康定,从那儿出发,开始了318公路的骑行之旅。每天,我们都按事先规划好行程,白天骑行,夜里休整。这是一次磨练精神意志的旅程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,首先是第四天的经历。

第四天的行程计划,是从雅江县城出发,翻越剪子湾山,再到达119道班。全程约60公里,距离不长,但县城海拔仅2530米,而剪子湾垭口的海拔是4659米,短短32公里要爬升2000余米的海拔,之后也没有全程下坡,而是上坡和下坡的结合,所以强度还是比较大的。

经过前面三天高强度的高原骑行,我的状态已经由最初的意气风发变得疲惫不堪,出现了体力上的极点,被老火和信封甩在了后面。下午稍早些的时候,我们还在海拔4659米的剪子湾垭口。等我晃晃悠悠地骑上垭口时,老火和信封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他俩体力好,一心一意赶路,而我恋风景,总是停下来拍照片,也是落后的另一个因素。不过,当时天色尚早,料想可以完成整日的骑行计划,大家倒也不太赶。登上垭口,正想好好休息一下,交流一下感觉,可还没说上一两句话,天色突然大变,上坡时还是零零星星的小雨滴,转眼间便急促狂暴起来,夹杂着豆大的冰雹,如子弹般打过来。老火让信封赶紧先下山,看到我将风雨装备换上后,也急急地往山下冲。这一来,我被甩得更远了。

经过这番冰雹袭击,放弃此行的想法开始在我头脑中占据主角,我开始寄希望于搭车。但是从大约十多公里外垭口下的警务站过来之后,就没有见到过一辆经过的车。“实在是不愿骑了,也实在是踩不动了。”脑袋里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自己。疲惫的不仅仅是双脚,整个身体也基本陷入了一种无力的状态,路面上仅仅一点点的上升坡度,也让我不得不下车推行,隔着手套,发麻的双手还能感受到车把上传来的凉意。最后的这段推车加骑行,让我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:到住宿地就可以躺下了。

苦苦撑到傍晚时,老火打来了电话,说信封已经累得骑不动了,目的地临时改在了112道班,让我路过时注意一下。公路道班是养路工人住的地方,有时也会为过路的旅人提供些简单的食宿,毫不夸张地说,道班就是骑行者的加油站。川藏线上的道班,每天都会接待像我们这样的骑行者。

当我强撑着疲惫的躯体终于骑到112道班时,偌大的黑暗已笼罩了整个山野,夜幕似乎是在一瞬间降临的。编号为112道班的小楼,孤零零地立在公路边上,已经完全被夜色所吞没。这里大约海拔4200米以上,夜的凉加上高原的寒,使得温度低得有些刺骨。

晚餐是水煮牛肉。其实没听上去这么好,就是一大锅夹杂着土豆块、干辣椒和牦牛肉的汤。汤不是很热,牦牛肉硬硬的像是

在路上

烧得不烂,米饭很硬,似乎是中午时的剩饭。挤在小屋内,一起用餐的也就四个人,道班师傅和我们仨。泛黄的白炽灯不是太亮,烧着开水的煤炉放在小屋的中央,从锅底炉内煤球中映出的红光倒是渲染着四周。道班师傅不大言谈,只是自顾自地吃饭。信封还没缓过来,只喝了点汤。刚才我赶到的时候,他和衣躺在床上,全然不省人事,从睡姿看,似乎是一进来,便扑倒在床上没有动过。老火说他完全崩溃了。就着炉火,我仔细地观察一下信封,他的脸色仍是苍白,说话的声音很轻,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。三言两语,大家做了个决定,如果明天没有恢复的话,就放弃骑行,搭车到理塘休整。

经过半小时的休息,我有些缓过来了,相比信封,胃口竟是出奇的好,热汤流进肚子,干辣椒的刺激味充斥口腔,硬邦邦的饭也咽下去了两大碗。尽管身上仍是困乏,但此刻靠在热烘烘的炉子边,坐在暖意四溢的房子里,比比刚才的落魄,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享受。想想,要是错过了这里,还待在外面那个黑漆漆的山野,向不知到底还有多远的地方继续骑行,那真是太可怕了。

我又想起,下午在垭口时,等我忙不迭地从骑行包中翻出冲锋衣裤笨拙地换上时,两个朋友已经冲出老远了。冰雹和着雨点打在身上,又冷又疼,心里发急。好不容易裹紧冲锋衣裤后,人也暖和了许多。扶着车滑行一段后,忽然想起把音乐打开,冻得发麻的手费了好半天劲才将缠成一团的耳机线弄好。打开手机,正看到老姐从家乡发来的短信:“平平:一路风雨兼程,祝一切顺利!老姐。”当熟悉的音乐从包得严严实实的风雨帽传入耳中时,我的泪竟然没法控制似地流了出来。这是一首王力宏的《你不知道的事》。在这遥远的山巅,饥渴、寒冷、孤独,却没法抵挡住这曲充斥着爱与关怀的音乐给我带来的感慨。一种暖意由心底升腾,虽身在外,但还是感受到远方亲人的牵挂,虽然没有过多言语上的沟通,但这份情谊却深藏在我的内心深处,只是这一刹那,这份情感就随着音乐喷涌而出。

晚餐后,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,我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,散着暖意的棉被竟有种不真实感。头顶上,隔着薄薄的屋顶,冰雹正不知疲倦地敲击着。屋外是无休止的电闪雷鸣,我似乎能看见那肆意翻滚碰撞的乌云,以及狂放刺眼的雷电闪烁,奔走闪现在无尽的高原上。这幢低矮、陈旧的两层小楼,俨然已经成为了我们在这狂暴海洋中的避难所。

次日晨起时,112道班周围,早已不见狂风暴雨的丝毫印迹。一条之字形山路,像一根亮亮的带子,很利落地划拉在斜对面的山坡上,那是我们昨天的来路。而来时的狼狽与落魄,被一夜的风雨洗涤得荡然无存。一夜的休整,让我们又恢复了精神抖擞的状态,早餐后,我们又踏上了318川藏线骑行之旅。

这是我多年前的一段笔记,现在读来,往事如同电影般历历在目。我有时会想,人生有如骑行,值得回忆的,不会是目的地,而是沿途的风景。

